

南
国
女
秀
才



陈
志
红
／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陈志红，广西合浦人。1974年下乡当知青。
1982年春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
曾任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
《南方周末》报副主编，现为南方日报文艺部主任。
1984年开始发表文艺评论、散文、报告文学等作品。
著作有《自由的缪斯》、《现代小说中的知识女性》、
《福乐之神》、《一人上路》等。

寻找 青草地

寻找青草地



陈志红 /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2 号

责任编辑:王巨川

封面设计:孔晓军

责任监制:刘青海

寻找青草地

陈志红/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75 印张 200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15000

ISBN 7 5418 1316 8/I·365

定价:25.00 元

寻找青草地

陈志红

序：走向内心的渴望

蔡 翔

有许多记忆，在某一瞬间，被突然唤起。往事的再三缠绕，使心灵变得躁动不安。这时候，需要一种文体，打开记忆之门，思想和情感将循着这条河道喷涌而出。

也许，只有在如下的背景中，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陈志红（还有其他的一些批评家）在九十年代会自觉选择散文和随笔的写作：曾经确立的路标在某一天突然消失，而在重新寻找的艰苦的思想跋涉中，个人性的经验成为突兀而出的礁石以及暂时的栖身之地。走向内心成为空前的渴望，以抵御各类时尚观念的侵袭。在与往事的依依相恋之中，激情之火再一次燃起，支持着孤独的思想之旅。而在如此恶浊的文化时尚中，家人、亲情、偶尔的知友相聚……，等等琐屑的平凡小事，皆成为寂寞中的安慰和存在的信念支持。

写作终于成为走向家园的一条美丽小径。躁动的心灵开始宁静。笔底流出的，是重新走向内心的渴望以及由此带来的愉悦。

仅仅因为诺瓦利斯的一句话，就足以使作者终生“迷狂般的尾随”：“哲学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家园、蓝花和诺瓦利斯》）。也许，在陈志红的内心，铺陈在记忆深处的，正是这样一种家园景象：青青的绿草地，草地上间缀着不败的蓝花……。这样的意象激动着作者对往事的追寻，而“拒绝告别”就成了不断涌动着的意念。

告别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曾经有过的理想和信念，正是遭遇这一时髦语词的践踏。批评的勇气已经消失，知识阶层们要做

的，似乎只是为已有的一切寻找合理支持。然而终有一些人未甘沉落，那一灿烂的理想之梦，始终高悬于上，于是有了“走向内心”的渴望，有了“拒绝告别”的宣言。往事被注入了另一种存在的意义，一种对纯粹生活的渴望，支持着守望者的精神和勇气。

在这样一种意义的注入过程中，记忆变得生动起来，日常生活再一次诗化，以抵抗和消解日益的平庸和世俗。

于是我们看到《在梦中飞翔》中浪漫之情的再度燃烧；《无人喝采》显示了孤独之旅中的坚韧和充满自信的向前；《野游》里的尽兴而归；《寻找青草地》对诗意和纯粹的憧憬；《大眼睛黑眼睛》对生命存在的再一次询问；……等等、等等。

还有什么，能比这样一种写作更为令人愉悦，在对记忆的阅读之中，个人沉浸于对往事的依依之恋。生命终从时尚中突围而出，以保持一种品质的独立。

阅读依然成为作者的癖好。批评家的习性仍在，只是叙事方式起了某种微妙的变化。“知人论事”构成了这类文章的风格特点。在《四时佳兴与人同》中，汪曾祺汪老的音容笑貌再一次跃然纸上。而《你家在哪里》、《用心抚摸》等篇目，更以一种绵长而悠远的力量，穿越时空的阻隔，叩打着我们的内心。对人与文的评述，凭籍的则是对精神与心灵的无可避让的穿透。仅从作家的选择上，我们已可窥见作者一贯的趣味、态度与立场。那是一种昨日生活的精神延续。

可是，在这样一种诗意的、生气盎然的写作过程中，我们仍然能时时读到潜藏于深处的一份沉重，那似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忧郁气质，或者说，依然保留了作者对生活的严肃思想。这种气质和思想使我们得以由浮躁进入沉静。

《过去的片断》，记录了作者浪漫的“革命”时代。在对理想的回眸之中，更多了一种对理想主义的清醒梳理。它是个人的一种自愿选择，是自己的家园，但却不应该是某种集体性的强迫命令。

经过历史的坎坷和漫漫风雨，这一代人不可能始终沉浸在个人的迷狂之中。在坚持自我选择的同时，已能意识到对他者存在的尊重。他们终要承担的，是对“自由”这个语词在此世的终生维持。

也许，此时突兀而出的个人记忆，只是暂时栖身的一块礁石。“走向内心”只是为了获得一种暂时的宁静。往事只是成为眺望另一种生活的意义假现。目前所做的，也仅仅只是一种暂时的情感积蓄。

也许，最终仍将走出内心，走出记忆或者往事的再三缠绕，重新寻找的，正是此时此地的“青草地”。路标终会再一次闪现，人们终将获得存在的真正的意义支持，也许，在那个时候，一种更为令人激动的写作就会产生。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于上海

目 录

序	蔡翔
---------	----

上 编 拒 绝 告 别

家园·蓝花与诺瓦利斯	(3)
今夜秋思	(11)
在梦中飞翔	(14)
野游	(17)
梦境	(21)
烟雾般地凄美	(27)
夏天到了	(30)
一人上路	(33)
潇洒一回	(36)
说不尽的美丽	(39)
听雨	(45)
今夜无事	(47)
过去的片断	(50)

大眼睛 黑眼睛	(66)
童年原野	(70)
白雪中的小木屋	(91)
人在旅途	(96)
交谊舞厅中的迪斯科独舞	(107)
记得那个夜晚	(110)
我的家	(113)
小男孩	(132)
大男孩	(137)
弟弟的吉他	(142)
阳台人语	(147)
一天的时光	(150)
女性的柔板	(154)
小红	(158)
一路相思	(161)
无题	(164)
无人喝彩	(167)
诱惑	(169)
学习欣赏	(173)
每天都过愚人节	(175)

愤怒	(177)
应酬	(181)
不用力	(184)
切勿比较	(186)
朋友	(188)
道理	(190)
锋芒不露	(192)
平常心	(194)
同甘共苦	(197)
傻瓜	(200)
看比赛	(203)
永远的铁达尼号	(206)
不谈理想	(209)
不求完美	(211)
梦想	(213)
清明	(216)
人死如灯灭	(219)
拒绝告别	(221)
七月的芳香	(225)
寻找一种态度和立场	(244)

下编 阅读记忆

告别诗意书写	(249)
读书	(252)
受难的凡胎	(255)
读《林语堂传》	(259)
四时佳兴与人同	(262)
你家在哪里	(267)
背水一战	(272)
陈实印象	(279)
用心抚摸	(283)
寻觅诗意	(288)
那双黑眼睛如此地明亮	(293)
自己的问题	(297)
此梦古难全	(303)
自然中沉静	(316)
投入你的热情	(326)
莲子的关注	(331)
都市的心灵	(336)

大气的散文·····	(342)
“正统文学”·····	(344)
“骑楼”文化·····	(348)
融合与冲突·····	(353)
生活是一条河·····	(357)
关于《清洁的精神》·····	(360)
当代英雄·····	(363)
朋友和导师·····	(369)
一代人的精神历程·····	(373)
文学:成熟后的年代·····	(405)
敲边鼓的人·····	(415)
寻找青草地·····	(417)
不动声色·····	杨 泥(422)
哗,哥儿们·····	石山浩(425)

上 编
拒 绝 告 别

家园、蓝花和诺瓦利斯

这是一个周末的夜晚。春天的细雨敲打着紧闭的窗户。周围不再有别的声响。这是一个适宜独处的时刻。这种时刻对于现代人来说已越来越近于奢侈。是的，我们有无数的事情要做，独坐与静默渐渐地离我们而去。我们被事情所包围，也许，被吞噬的一天已经离我们不远了。

我呆坐在书籍与稿纸之中，回味着曾经有过的奢侈和富有。我不太明白目前的忙碌劳累是为了什么。当然这也是一种生活，一种自己以为可以尝试的生活。生活可以有很多种式样和味道，只不过，你应该选择最适合你自己的。但是，你又怎么知道哪种生活才最适合你呢？你就那么有把握永不迷失吗？而当你确认了某种生活时，那生活会那么温柔地被你拥在怀里吗？

就像现在。现在这么一个适宜独处的时刻，我却想着与他分享。可我突然找不到他了。我一直将他珍藏在心里。我以为我无论如何不会将他忘怀。在浓绿的没有枯叶的南方的早春里，在过早到来的充满雨季潮热的初夏里，那种很安静坦然的感觉悄然而忠诚地守卫着我。于是我

觉得富有。我没想到这会成为一个问题。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他在心中长得很牢很牢。

我徒然而又奋勇地翻扒着几乎所有的书本和笔记，我不信他会遁迹。我想起多年前的一个纯粹个人的夜晚，我们之间那没有声响的穿越时空的直视。其实我对他所知甚少，但由于他那句话，那句表述得无比美丽的话，我将他种植在心中，犹如守着一株价值连城永不凋谢的玫瑰。

我想起我那种迷狂般的尾随。如果灵魂也有情人的话。他说，“哲学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

我不知怎么会有那种被雷击后的震颤。让我想一想，是的，是有这么一个夜晚。那个夜晚有淡白色的月光穿过窗棂停在我的床头。我正在为心中的一个魔鬼惶惶不安，辗转反侧。那时我对绝境的品味就像毒品嗜食者，恐惧它而又无法拒绝。那些日子里我的耳畔一再响起那咒语般的轰鸣：你在找什么？你要到哪里去？

那是一段魂飞的日子。于是动身，沿着一条没有目的的路去收魂，或者说是安魂。我期待着一种静静的安顿。这时他来了。他的微笑中藏有一种令人心碎的忧郁。他说到家园，他把哲学、乡愁和家园那么美丽地连在一块。一百多年来，无数的思想家、文学家们一再地沿袭着这条思路，沿袭着这个字眼：家园。

家园是什么东西？有吗？它在哪里？我想象着这样一个场景：在卷着风沙的暮色黄昏里，一群人在路边等车，明明有站牌，但车不来，所以谁也上不去。如果有车，那车会带他们回到家园吗？抑或根本没有家园这个东西，所以那车才会不来？所以才有一种永远的流浪者的飘泊？

也许正是因为那种孤魂野鬼般的凄凉与恐惧，才产生了那种强烈的寻找家园的欲望？

可是他多么年轻啊！他的贵族家庭给他带来的舒适和宁静终日围绕着他，他的一生“是一支真正德国小城市的牧歌”，他哪里来的那么多的忧伤和哀愁呢？他还要到哪里去寻找家园呢？后来我看到他的一张黑白小照，这个日耳曼沉重而又抑郁的民族的美男子。著名的勃兰兑斯曾经这样形容他：“他是新潮流的圣约翰，外表上也同那个圣徒相像。他的前额几乎是透明的，棕色眼睛放射着一种异样的光彩……”也许他的面相便昭示了一种宿命？也许真的有“与生俱来”这么一种东西？

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年轻人。他的全部生命岁月加起来，只有短短的二十九年。但是，这个在人世间只度过了二十九年的年轻人，却在人类的精神史上留下了绚烂的一页，只要你还是一个对心灵、对精神有兴趣的人，你总有与他邂逅的一天，他属于生命虽然短暂，却因其惊人的魅力而可以让人在他身边长久驻足的那类人。